臞軒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五　　　　宋　王邁　撰

序記

真西山集後序

先生壯年遊蓬山直鼇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軺暨開大藩府凡囊封與奏之達於上者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鋟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閻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

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閒居執經問難於共
極之堂徽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來自岷蜀萬里者於
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其壯歲
從游令髮種種得所為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
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
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也直而婉正大而不迂一片
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
王言以戒百官也戒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

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叅之周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揜者其分教眡邸乃裒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戍編類而是正之刋二十餘卷惠同志或難之曰昔人有削藁之義流俗有近

名之嫌子之表章斯文得無以名為先生累乎某曰不然昔涑水司馬公自叙其文以為中藏之志造膝之言不自叙之他人安得知之不以近名為諱也先生脚踏實地如涑水公而斯集又出於門人弟子之編次四方人士之所願得於先生乎何累難者辭塞乃綴其語為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清漳文會録序

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教而至於往道之輕甚矣拾經生

之陳言綴史氏之腐說聞者望望而去則其取輕也固宜今吾友德載之講本朝典故也紬繹乎瑶編寳帙之文採摭乎稗官野史之紀參之以元夫鉅人崇論閎議而以己見斷之所至臯比一設朋簪翕隨所謂不即人而人自即之者孰得以議吾道之輕哉漳為諸老講學之地風教所漸傑乂輩出德載毋謂郡小而易之解頤之譽折角之嘲二者必有一於此丙申臈月序

胡文定張宣公二先生祠堂記

道德性命之學自孟氏後傳者失其宗國朝周夫子始唱于道之濂溪程張諸儒廣其傳為關洛學潭於道猶洙魯而近獨未有疏導濂溪一派以澤湘人者崇寧間胡文定以提湖南學事道出湘鄉遷縣學於東南隅淳熙間張宣公帥桂林迂道訪文定舊迹進諸生而教之於是師友淵源泓涵演迤得眂關洛嘉定己卯邑宰林侯得中實來知所先務顧瞻芹藻為舊甘棠慨然嘆曰禮言祭有道德者于瞽宗謂國學也傳言祭鄉先生於

社謂鄉學也惟二先生既蒙謚於朝躋宗祠典必以次
舉而是邑典刑模範近接耳目若不以義起禮立祠學
宮是忘二先生所以私淑者方與學職共籌之會邑士
蕭君佐以其事白於計使趙公汝譡公忻然出帑金捐
材木慫慂其決庚辰秋祠堂成明年林侯貽書屬某為
識其竊惟文定之於伊川先生蓋聞而知之者宣公之
於五峯先生蓋見而知之者其學以忠孝為本而敬以
行之箋之於書授之於徒語小辨析義利毫釐必謹語

大功用宏闊人紀賴以扶植當其時不惟學士大夫得所矜式而閭巷小民亦相戒不為不義至今經行之地遺迹未陳詩書之澤囦乎漣水不足言其深也教學之功岸乎鳳山不足言其高也且自崇觀以来公卿達官追趨逐嗜不知其幾至今人猶蓋稱之惟文定公在仕版四十年實歷不盈六考宣公蚤被阜陵知遇駸駸大用竟以排權貴去國一時禄秩視德弗稱百世之下清風凛然士之藏脩息游於斯者盍知所擇矣俟三山人

擢壬戌進士第雅志好修學之大成殿與從祀兩廡悉更新之外植門欞尤壯偉是祠之建其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歟

昌化軍修軍學記

儋去京師萬里聖宋承平時蒙被文教得與郡國俱立學學在州東南隅南渡初遷之城西紹興辛未太守陳侯適復於舊址參政上虞李公嘗記之又四十年葉侯元璘從邦人之欲即蘇文忠故居斥大之為新學樞密

莆陽鄭公復記之是時試于有司纔三四百人耳旣逾三紀士風日衍屬永嘉潘侯来領郡薄書細故不暇省首以疇昔所得諸老先生之緒言進諸生而教之先之以孝悌之義申之以禮樂詩書餘力則及於課試之文睎其業之精進者時加賞異州民以家無絃誦聲為恥黎洞亦遣子来學每季攷不下二千人侯樂其教之成顧屋老若壓慨然更新之御書有閣三賢有祠外儀門内講堂旁直舍齋序下至廩庖帑湢百圯俱舉增光前規

經始於戊子之春越六月告成縻緡錢若干命郡從事陶君高董其役學職鄭振龍許震以書述顛末求其為記某復之曰韓昌黎不以十室之邑鄙潮人而為之立師儒之職柳河東不以九夷之居陋柳人而為之新先聖之祠厚之至也今潘侯以鄒魯待儋人而人亦以鄒魯待其身意度休美追二公而躡其蹤潮柳經二公品題文物得與中州齒儋雖海外郡泉石草木一蒙文忠公藻黼所謂我本儋耳民寄身西蜀州之句邦人至今

誇詡之風流醞藉多所沾丐大觀宣和間已有登名春
官官至二千石如符確趙荆者霜鐘氣類隨感輒應自
令藏修息游之士誦公之文章可以當制誥而潤皇猷
慕公之名節可以重朝廷而垂來世豈非俟所以期望
爾僖人之意歟俟名子順儒雅好修一以惠養為政郡
舊有歲發銀綱官以半强覈之吏吏轉以病民俟悉以
官錢輸送聞之諸臺永為定式力行好事類此而修學
之役尤關雅道之大者是以喜而為之書仍系以詩曰

曲江九齡日南公輔天之生才豈限鄒魯昔蘇長公載道而南至今奎宿猶照於儋儋之學宮惟以舊宅誰其新之潘侯之力新學之遷垂四十年昔四百士今焉二千斯文之脉如地出泉愈浚愈有儋人勉旃書田有秋爰耕爰播藝圃有芳爰采爰芼龍躍雲從鶴鳴子和我歌此詩為儋人賀

潭州善化縣尉司新廨記

官無小苟以家事視官事者皆可書善化特長沙一寬

鄉耳紹聖中始析而為縣因鄉以名之于是省長沙湘潭二丞為之令省長沙東尉為之簿至于尉則獨無所省于彼而不得不為之官夫以始立之邑剏置之官則其力必不暇致美于一廨今廬陵湯君克誠秋視篆而冬惟築非以家事視官事者其孰能之廨舊在定居門外浮屠逼于旁神祠殿于後于陰陽勿協且厥壤卑濕屋老棟橈居者為之不寧君始至僦屋以居亟請于州乃遷于闤闠中之隙地大帥文昌葉公可之建屋三十

楹縻金錢五十萬郡邑無絲粟助編户無分毫擾皆君出力為之獨有樸士唐世英者嘗德于君推吾儕猶有闔廬以辟寒暑之心以木之堪為梁棟榱櫨者四十株樂輸之以相其用廨之成實嘉定辛巳三月之朔也凡廨葺舊非難舍舊而圖新為難世之穹官顯宦月俸盈車尚間有視官宇如傳舍勿支勿補謂無預吾事者尉俸入幾何雖苦節猶不足于用又其職比他曹其事尤夥警椎剽捕竊攘察訟繫長吏文檄無虛日居官者懼

不給命不免于戾而何堪此役今君費巳以寧人勞今以佚後其心犖犖與流俗不同于此可得其槩而世率謂官小者不足以行志自君視之其然豈其然乎余于此抑重有感也好善惡不善天下人情本不相遠苟一毫不安于心不改為之不止可欲之善最于此乎見之今少公之廨地則更淤洳而為剛燥矣室則更偪隘而為高明矣湯君又能夙夜振職凡政之不便于民者悉禀于長而更新之後來者觀室則念君之恩勤一日必

葺觀政則尋君之矩矱一利害必究心庶無負于君今日之所以遺後人者不然其室日新其政日陋玩愒書滿翩然而去寧不愧見于壁門之記云

宜南亭後記

赤湖留君肯翁之先世以宜南名其堂大丞相魏國公為之記堂久而圮遺址尚存記亦無恙肯翁懼墜先志更而亭之且作歌詩與宗人及賓客相酬和一日以前記并詩卷授其姪王汝示僕曰前記舊日堂中之觀耳

令所謂亭者風景不殊而規模頓異子其為我申誌之僕不克辭乃言曰書著肯堂之訓易垂克家之文重繼志也留君先世舠敞斯堂棟宇宏麗雄視一方歲月寖遠屋老且蠹視昔弗類君任幹蠱之責不求大于前人而必以有餘不盡之意遺子孫入窺其所藏則籤軸中之金雖貧而架上之牙籤森如也出視其所陳則盤中之苜蓿雖高而砌下之芝蘭藹如也以今之亭方昔之堂雖不為侈而故家文獻則日新詩書禮義之澤則日行

也茲非善于繼志而又望後來者之繼其志歟吾知其後必有高大門閭而增廣斯亭者且南為溫厚之氣主仁為文明之方主禮君子以仁禮存心行之于已風之于閨門族黨之間而達其道于天下仁之始也為父者慈其子為兄者友其弟禮之先也子之以潔白者養其親盡誠弟之念天顯者事其兄盡敬小充之則化一鄉為善通達大充之則薰一國為善良又大充之則可使天下被堯舜之澤而比屋陶曾閔之風也詩曰宜其家人又

曰宜兄宜弟記禮者釋之以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宜南命名言外之旨或者其在玆乎

清芬堂記

惠安謝桂卿娶赤湖鄭氏其氷翁于其所居敞一堂制度甚古下植桂一本甚蕃上書清芬二字為扁甚澤蓋取鄭公肅巖樨詩清芬一日來天外世上龍涎不敢香之句鄭君知桂卿與僕厚善囑之求文為記僕語之曰

子不觀夫堂下之桂乎桂秋而花秋之為氣清花發而
黄黄之為色正非松非竹而柯貫四時非蘭非茝而香
聞數里吾嘗比德于君子焉清者君子立身之本也芬
者君子揚名之效也芬生於清身驗於名采薇餓夫高
風萬古胡椒八百斛聞者掩鼻而過之自立于世者宜
知所輕重矣鄭君寺丞之後塚木拱矣其祖父以清白
遺子孫是以其子孫愿而文其族緒衍以大清之功用
于是乎驗鄭君學世其家有子為後來之秀繼自今必

能力學攻文重班馬之香摘李杜之豔而為一身之芬必能取巍科躋膴仕來秘閣之芸握粉省之蘭而為一家之芬又必能仗節義報國家垂名畫龍之旂勒勲函牛之鼎而為千萬世之芬種德有後子姑俟之

仰斗堂記

寺正孫侯守潮之期年重建思韓堂以復陳文惠之舊觀而竭虔妥靈意有未竟復營一區名曰仰斗繪文公之像而祠之馳書京幕囑某以記某竊惟文公以剛方

正直之道不行於時而盛大光明於百世之下潮其所治之邦也始公以諫佛骨去國出秦關過商洛經繞雷之境涉樂昌之瀨記驛堠之送迎感瀧吏之酬荅問關萬狀甫抵於潮実未及黔首崇教事亟聘趙子為衿佩師自出餐錢以優廪餼崇孝悌之行興禮讓之風睎翁于蜀方兖于閩力勞而功倍之霜鍾感召氣類相求四百年間魁人韻士間見層出遡源揆本實公王成潮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睎經祠罔敢少墜韓木蔥鬱為

公甘棠韓山峕嶤為公泰華異時杖屨經行之跡埋没于烟嵐荒草之墟必表章而出之殘碑斷碣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雖庸儒亦知指為至寶而有民社于兹土者顧以薄書期會為急至于景行前哲尊尚雅道或以悠悠示之今孫侯為邦知所先後新泮水之輪奐敞四齋之高閎於仰斗之旁為之翼室以名勝墨加龕于壁間與斗争光相扶不朽非以崇化勵俗為心其孰能之嗟夫維斗在天實司七政其在人也位輔弼職樞機公

以直諫取忌于時不克致身此位然位也者雖非公所得而致道也者乃公之所獨任大歷正元間文士相望如繁星之麗天獨以身任道表表其間如衆星之有斗以彼較此所得孰多當時與公齊名柳河東一人耳序其文者亦以五星在天譬之其文同其不得位同其道何如哉使公少詘所學以伸其身上相台衡可坐而致浮雲富貴君子羞稱之然則公之所存與後人之所仰公者果在道不在位矣潮人德公之深孫侯慕公之切

竊意堂成之日侯齋明盛服帥諸生而拜之公其亦御
風而來下乎侯名叔謹臨漳人名父之子博雅好修力
行好事有惠教于潮人與其為丁丑同年既識其顛末
而復系之以詩曰天有斗兮運帝車世有公兮握道樞
異端孛彗兮吾道分公以原道一書開其愚羣邪熒惑
乎君心兮公以佛骨一表觝其誣維潮壤地褊小兮蓋
斗絕乎一隅公揭斗柄以照臨之兮隋和藏弄乎月珠
至今文物昺盛兮與中都上國而齊驅有美人兮公之

徒為此堂兮置生芻公其騎鯨而來游兮去之四百年其如初

朝陽齋記

湘鄉少公黄君遇卿至官之三年出巳俸治所居廨廳事之東為齋面挹鳳山以朝陽名之貽書於僕謂耆老相傳嘗有鳳鳴其山因以取義且徵一言以申廣之按詩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者曰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鳳凰之所棲集而日出扶桑杲杲而上又其中心之所傾向引喙而鳴有不容遏止之

者士君子秉清忠耿亮之操平居則愛君憂國如藿向陽立人本朝翔而後集則直言極諫表表然以風采厲一世皆此類也君蚤游帝學有志事功既第來尉茲邑不敢鄙夷其官夙夜振職行好事如耆欲爭人命如捄頭然僕在幕府時見邑民有周氏者誣其從叔以大辟又有蕭氏家二幼子游水而溺或訐其後父弃殺之二獄一時併發君被檄往灼見情偽義形于色曰吾為囚求其生得之矣於是抗章臺府力辯二獄之冤訐者以

危言相恐君不為動後得實皆如君言因拜於庭感泣而去嗚呼聖賢所謂君子之仕以行其義者非君之謂歟充君平反之心他日辯是非曲直於軒陛之前其有立也孰禦則其以朝陽名齋實君志也抑僕聞之鳳鳴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有異最鳳嘗一鳴及唐陽城為道州韓愈氏送何堅歸于道賀其邦君之賢亦以將見鳳而聞其鳴許之今毋自欺齋真先生出帥湖南以仁廉公勤勉屬吏以孝友睦婣訓士民而為之

僚屬如黄君者又賢而有守如此鳳當為集而鳴焉僕於君同年同官同道而所見亦同故喜而為之記

泉守眞公申請宗子給俸記

國家駐蹕江左以西南二宗舊在睢雒者寓于福于泉計其籍之衆寡而廩之所以衍皇支壽國脉也置司之初隸于南邸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嗣是若木之枝日以蕃楙按舊籍至慶元己四倍今日又七倍之方生齒尚稀而有僧牒之須部使者有緡錢之助費出於州者無

幾迨仰食盐衆供億之數宜加於有司者頎從而損之於是州之所出歲凡十四萬緡矣方承平時號為福州通融相濟未覺其乏二三十年來公田多隐占而常賦鈌商船困誅求而課息虧異時使家移隣邦之財以補不足者又第朘減而計口需俸方日来而無窮研桑復生未易為計郡縣始以一切從事有預借有重催甚至罰平民之金籍富室之産以應期會紹定壬辰冬有詔建安真公起家臨舊治千里稚耄累襁郊迎如赤子之

見慈母公甫視事亟訪閭閻疾苦苗耨髮櫛之明年春
吏白宗子俸頻未支雖殫諸帑猶不贍公為之憮然曰
吾誠不忍坐視公族之嗸嗸待哺也而重斂以瘠吾民
吾滋不忍焉亟馳驛以聞歲丐僧牒百通濟茲費玉音
俞之僅予其半公申言郡不可為之狀會上親政户庭
無壅仲冬已未除公帥閩庚申有旨悉如初奏徳施霈
然財似天雨合邸内外驩呼如雷設道家醮以報上恩
眡天聖中澶州佛老會故事屬前茅將啟行知宗正事

彥倰招羣公子而告之曰千蓋百體一時之賜也而不可常長衾大枕一室之樂也而不可廣常其賜廣其樂孰若今日之懿乎圖有以侈行葦之仁紀甘棠之愛盍立石于邸庸詔百世以某在博士職宜書某竊謂時方多事軍國百費毛舉四方郡牧上計簿貢賦以佐大農用度廪廪廪焉懼不給於命令公以郡計之不充民生之不易反徼惠于上而報可至再曾無留難公何以得此於朝廷哉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培固宗城愛養邦本無

所不用其極而親親仁民之道公昔在經筵嘗為上懇切言之上知公心久矣故至是而言易入始公之未得請也朝夕焚香默禱寢食為之不怡暨命再下喜見顏色先是屬籍齒長而未盈俸若髮獨無所歸者今皆使之遂生生之樂然則上從公請愛枝葉以庇本根其仁如天矣繼自今相生相養於此仁之中要當體上之仁所以愛我者而厚自愛焉毋作非毋悖德毋狎宵人其行已必慕閒平之行義其事上必効旦奭之忠敬庶幾無負

聖天子賢方伯之德意不然一飲一食寧不媿於戴履云

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為壯縣紹定初盜起潭飛磜七聚騷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警斥堠募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鼎新實來時盜方平而邑已凋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逸檢柅吏胥之隱謾撙裁費用之浮冗朞月間僅僅有序會永嘉方公俌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

愁馬如擣嘘龢霈潤用補燒痕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榜以軍儲為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末之應俟獨稟承惟謹當縣計赤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為詹庚别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椿其鏹俟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夥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來者是為可書蓋自邠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鄙州里蕩然無備轉輸千里率

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驅疲民輓餉于道頳肩雷腹瞟瞟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為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裘未雨而徹桑非為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為利者未嘗加明辨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己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為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

應之不曰衆皆遲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倣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燦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宏推而廣之良多善政縣廨有問政堂大書魯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指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子知余心宜為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輯續之俾勿壞

侯縣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盖所至有聲云

息庵記

大丞相正簡公之弟泉卿吉德君子也晚作壽藏于府居之東附庸一庵名之以息崇清侍郎為書扁以其壻洪思義于余為中表求文識之余三以固陋辭不可乃申繹其義曰知息之說者其知道之所存乎東方既明憧憧而起朝名市利野耕道販及暮而歸百動皆止此一日之息也春律肇始世故一新夏暑秋潦動勩萬狀及

冬而休優游卒歲此一年之息也少而稚騃求欲無厭壯怙血氣與物為敵及老而安復命歸靜此一身之息也雖天地亦然迅雷疾電俄頃交作飄焉欻焉觀不容瞬大雨且霽悉斂于無狂濤巨浪經由百川澎湃而來若號若怒及赴諸海寂然方平凡此者皆天地之大息也惟有道者能知之不以吾有限之身與彼之無窮者相剽相擊相靡相刃而不止也是故御神氣以游太和調天均以禦外物神動而天隨體充而宇固方其酬世接

物不將不迎則雖不息猶息也及乎觀性之元求我之始復與造物磅礴為一則雖息猶不息也今葉某生長相門壯歲就舉覓官輙不利乃頓悟而浩歎曰是皆伐我之樸素而汩我之清明者也蕉鹿存亡塞馬得失何足離跂攘臂于其間哉于是弭節此庵以娛暮日而以息名之非真有見於道者其孰能貫生死于一途等千古于一瞬乎人皆知公以息為息而不知公以不息為息若謂公之名庵止於莊叟失我息我之義是舟之刻雖

存而劒已不可索矣謂余不信以問玄冥叅寥之徒

盤隱記

温陵陳君磊於所居石城山之後斥地為堂名以盤隱又即山之腰而亭之以今崇清先生大書石城山三字榜其上斯堂斯亭之左右前後竒觀不一為清玉峽為清雲軒為山齋為雲谷為學稼為雙清為環翠為海闊取名之義或以物或以意或以水石而以山者居多其地四面皆山葱翠欲滴有騰而溥太虚者有俛而瞰重

淵者有藏貯草木如飣餖者有吐吞煙霞如鐀餾者水如鏡石如玉花卉異品呈巧獻狀怪松如蟠虯修竹如琅玕酴醾堆架芙蓉出水深紅淺白如妃嬙之粧繞砌芳蘭萬本異香襲人如佳子弟雪天梅花盛開清標雅韻又如羣仙綽約聯縞裳而朝蘂宮也陳君以瀟洒出塵之姿徜徉容與於其間自目曰盤隱主人王子一日見而訝之曰君真隱者也抑身隱而心未果於隱耶抑口隱而心未必甘於隱耶君族於泉為品丁舊家登巍

第躋貴宦者代不乏人矧今移萼通籍於金閨葭莩疏
華於翠節閥望岧嶤如許君又春秋方富敏於才而豐
於學功名富貴來迫君不相舍君焉得而隱僕敢有問
陳君笑而不答王子抵掌而言曰大丈夫之所謂隱者
我知之矣磻溪一絲風南陽一犂雨一旦投綸釋耒而興
姬復漢如取如携此士之始於隱者也坐綠野而友化
人游洛園而傲造物田視貂蟬之貴鐘鼎之榮如太虛
之一雲者此士之終於隱者也盤隱乎盤隱乎今日非

君之蟠溪南陽乎他日非君之緑野洛園乎君毋誑我後三年石城山靈能移文以及君矣言甫既陳君未有以對適有客闖門曰王子之言然於是泚筆而為之記

進士題名記

清漳乙未進士題名郡判先立石之三日謁某曰是舉也子嘗與南宮校藝令丞茲郡宜有一言識之余謝之曰余贅丞也言之得無贅乎諸君請愈堅乃諗于衆曰士之致遠於當世者詎識以先之文藝末事耳士之所

為不朽於來世者名節以基之科第假途耳潭先達繇
進士位公卿侯伯如晴霄之星余獨於器識名節中得
二人焉元豐之吳公可權與紹興之高公彥先是也吳
為張天覺莫逆交張當國或慫慂見之吳義形於色曰
吾遇張公於放逐中相與言忠義事今可呈身求進乎
高對策忤君相上書陳十漸凜凜乎古之遺直嘗語其
徒曰富貴有時或來名節虧則一身之事去矣吁壯矣哉
自國初至今此州科目得士二百五十餘人獨二公所立

光明俊偉一言一動可為千載矜式則今巳第之君羣英與方來之魁人韻士盍知所興起矣某始受教於西山真先生得讀好書作好人六字併以此與諸君勉之

仙遊縣傅氏金石山福神道院記

金石山福神道院仙遊傅氏所造也經始於建炎之庚戌績成於紹興之丁巳中間拓地增屋者不一淳祐癸卯而後嗣孫蒔囑甥王邁為文以識之金石山者何以少師公得名也曷名乎福神道院公之子夔漕作堂祀

先而寓名乎福神也初少師公未冠試廣文館為第一從古靈先生襄游時墻屏問道千餘人先生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女妻之熙寧王呂鋭於變法道路以目先生屢為神宗言新法撓民非便不聽則具疏爭之公所親告公曰時相得君方專上方舉國聽之先生力詆其非必犯九關虎豹之怒子於翁壻間宜諫止之不然禍將及子公正色曰吾師之道正道也彼相之說邪說也以正道闢邪説吾徒當相與張而大之矧可諷之小

貶其道乎告者語塞公且為潤色諫疏以明稱王呂之罪遂為所惡暨鄒道鄉以諫官言事得貶章子厚使人極之於其所往平生故人望望去之公義形于色曰不負楊臨賀者何人哉竟厚贐鄒公之行坐是免所居官踰年鄒得生還公亦被名曾布牢籠之以助己公守師說不為之動布力擠之於是有亳州之命矣自是黨論日熾端人莊士之子孫俱罹禁錮之禍公以嶽廟舊學僅免竄逐竟抱杞天之憂甍于亳葬於常之宜興朝廷

賜善權山廣教寺以資冥福蘷漕以公故浮沉州縣二十餘年不敢背教忠之訓以求合於權門也嘗仕括蒼乘桴而還遇風濤洶湧衆舟俱覆顧瞻對岸有北方正神之幟植乎其前若有物扶之以濟於險既歸仙遊每食必下淚曰吾親松楸在三千里外雖蒙恩奉香火有所然為子若孫不能時展烝嘗之敬寧不見誚於馬鬛夏畦之鬼乃捐俸割地剏堂於邑之北山奉少師祠以福神名之括蒼有羽士梅洞霄於六飛未南渡之前嘗言

錢塘有天子氣既而言驗携與偕来是為開山之祖鑄鐘纍月不就陳夫人投金釵於爐而鐘成叩之無聲梅揮劍擊之聲始大震至今一釵一劍之痕隱隱浮於蹲熊盤龍之上故斯堂雖為祠先而亦為四方水旱禳禬之地此記之不容已也嗟夫生天地間非親何愛非君何尊師也者教之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昭昭乎在三之義人極之所以立人類之所以蕃者其不在玆乎惟少師公事師盡道事君盡言不以時之燥濕而為趨

背不以身之升沉而為戚欣盖不忍於叛師而忘君也故未嘗染劉豫之牘而汚元規之塵惟夔漕公事生以禮事亡如存一飲食不忘南陔之蘭一跬步必顧太行之雲故揭名妥靈於斯堂也恍乎音容之若見愾乎謦咳之有聞夫是之謂忠臣孝子萃於傅氏之門雖附益之以道家之説若祭之隣於非鬼語之涉於怪神然因親以寓名君子亦可觀過以知仁矣夫忠孝之後必大二公往矣出乎其系者露頴於童科充賦於國賔策勲

蘭省而對策于天子之庭者代不乏人繼自今豐末以培其本疏流以浚其源使錫類之孝體國之忠明可以刑善於鄉國幽可以對越於乾坤是又二公洋洋之靈所期望於百世之子孫邁遺傳之所自出故大書特書之使来者有考於斯文少師公諱某字元通遵漕公諱讓受字冲㝛道院之址載於傅氏之質劑歲自輸租於官仕堂聽自擇有司不與焉東偏舊有嶽殿今撤而新之迺傳知琳所董云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六

宋 王邁 撰

啓按此卷起自丙子再薦至初涖潭州觀察推官作

丙子再薦謝太守啓

少而好賦甞見齒于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顔于文屋偶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于師既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為美談已當之獨有慚色伏念某箕裘晚出門户早衰綴文幾

至于嘔肝苦學惟知于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無所用于一時亦將垂不朽于千載屬槐花之近目陡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為文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少寛朋舊亦憐其纔遇請言僥倖亶有夤緣兹葢伏遇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巳

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為勸駕致令幺麽再預甄收
甚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
行歟鴈序聯飛佇見齊名于鴈塔龍門高遠未知誰占
於龍頭

謝省試參詳林員外啓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衮非
榮媡觀揮灑之雲煙深懼取将於雷電書紳起敬藏笥
為珍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

於天性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墻況有如師生名位之絶嚴鮮能略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羣之彦方受特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無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恥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圖以華其歸灑飛鸞之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托身爐鞴之間人欲天從果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輙辱閽人之見辭自蒙恩錫第以來至束擔言歸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

將歸白庭闈以何辭甫爾摳衣便蒙倒屣畀以名章之
奬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
世何其幸昔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
蘇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久無此事今
在我公茲蓋伏遇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
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厦
千萬間之庇致令幺麽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
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義大閑當勵立身

之戒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啓

賜袍文陛躐居桂籍之上游記美鄉庠重費荷囊之妙墨人覧光而驚詡已拜賜以凌兢竊以周制既遠於賓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莆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州翁承贊為第四人時目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為郡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鰲頭或稱龍腹科固多于居甲名未見于列丁必如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疎不韻學

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踸踔賣文為活浪傳錚佼之虗聲作賦逐貧羸得揶揄之一笑聚子衿以授業緩農圃之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覺頭顱之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數陳奏牘空臆盡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好或譏其過訐及竦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楊葉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三萬里恨未學於飛行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

審馬敢有怨勝已之心及遠道之來歸荷達尊之奬借
濡墨發揮於妙藻命卿植立於堅珉援引前修激昂晚
學金如山莫償一時之直亶謂至珍丹點鐵而費九轉
之功豈非榮遇茲葢伏遇其官受天閒氣作地行仙游
戲詞林執千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之榮
身如一葉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舉世之
浮沉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蕙蘭而見句餐杞
菊以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

而為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頼依歸而鄉曲寒畯先叨齒録其敢不勉所未至聞之斯行誓堅素節之氷霜無負髙評於月旦仕惟行義决不為温飽之謀實必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

謝殿試編排官聶侍郎啓

數先執于慈恩之塔稀若辰星稱門生于通德之鄉恍如霄漢昔登堂不果恐涉營私今假道遄歸將何辭謝僭飭尺箋仰呈文席恭惟某官日未東即収于巍第江

以西莫著其大名詩社揮毫妙思源泉之出地昕庭抗
疏精思皦日之在天不由介紹而結主知徑躐清華而
登從槖剸裁國用鄙夷管晏之近功經畧中原隘小孫
劉之故畫詳審乎事機之會更閱乎理義之多謂如根
本之先強則于恢拓也可待葢知彼而不知已皆料敵
之淺謀必能發而又能收乃濟時之遠畧屬北方之警
未息而西州之變復興人方憂蜀道之難公往為雪山
之重至則事權之專制加之饑卒之跳梁身持尺檄以

直前惟知死節神叱的盧之一躍遂獲生還浮言何傷
乎日月之明雅志已抗于煙霞之表携諸郎于謝墅會
名勝于午橋耆英之會狄公方春秋之末艾中國即相
司馬寧朝暮之少淹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為活元龍
湖海之氣少也勃然司馬山川之游今其倦矣為有阿
㜷之養漫從舉子之勞兩玷鄉書一麾春牓追奉黃廷
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痛國論之未
一憫邊釁之方開惜諸將多陷譏言乃援子儀之事議

宰相當存大體恐貽王吉之譏雖清朝許竭其愚衷而時論或譏其太訐發矢將穿于楊葉及的輙差乘舟已廹于蓬萊為風引去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于中書賤剌亦羞通于光範至謝知己皆後衆人俯仰何心升沉付分謂今得斗粟之禄可以無饑豈不勝布衣之時難乎一飽兹廹瓜期之戍方登荷槖之門如亮其今日之来非為炙手當賜以片言之誨庶使書紳此身已託大冶之中他日冀軫遺簪之念

但不負于素學是謂報于異知雖禿千毫莫殫一感

見江西真帥啓

平生漫剌懶趍金張許史之門墻遠戍遷車願識杜范歐韓之人物雖匪在受察受容之數實久勞起敬起慕之誠謀三釜粟之末皇持一瓣香之為急竊以百年榮悴同歸于盡萬世議論有是與非想孔光張禹之諸人尚有餘臭讀李膺杜喬之諸傳至今耿光方當淪胥於流俗之中而有特立於時賢之表稍具識見皆知依歸

恭惟某官大明若揭日月而行細行亦通神明之奥明體達用傳心程氏之諸書開誠布公尚友孔明於千載在閨門則怡顏養志立朝廷則正色責難鯁論危言興起南渡積年之弱忠肝義膽對越列聖在天之靈原本闕

通湖南葉帥啓

輟文昌之座以帥藩稍緩名歸之命着從事之衫而入幕得為末席之賓以明公一日之去留卜賤子終身之遇否仕莫重乎始進天固使之有依恭惟某官氣大而

養以剛道髙而立於獨渠渠孝行每興感於蓼莪皦皦科名曾收功於藥籠守命義之大節為出處之宏圖皃舄横飛鴛行增重考容臺三千禮司藴甚閑為冊府第一官釆芸有味方在開禧嘉定之際是為君子小人之交一賢㦲豸以當前衆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電擊於姦未去之先元氣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後紬祕史於金匱石室導正學於廣厦細旃履聲上廹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閾閭利源竭矣誰能寛之一分仁

人恥之不待去於三宿此舉盈庭之色動未幾前席之恩深爰屈台斗之光俯照沙星之分潭府甚淳古分少陵嶽麓之清客堂喜空凉和吏部湘川之句政成而崇陰寂訟簡而鮨第稀然當遠郊營壘之相望豈容明堂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奏最隱若長城左一席之久虛行膺顯冊伏念某晚末見道窮坐為儒百戰蟻酣敢望錐囊之先露一朝臚唱濫叨鐳脚之後塵父氊尚青而復還毋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禄仕則僅可漫不知幞

辯者為何幸以部封下之舊民而為油幢底之新吏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惟矜其臭味之似而許以𢘿幪之歸庶逭官箴可諧親養烏公鈇鉞之下倘見禮於温生和相衣鉢之傳竊有心於范質瀆尊冒昧拊已凌兢

賀鄧帥給事啓

緑邸藉綸紅牙易閫煩公護太子久焉思羽翼之功借君重淮陽示以歸禁闥之漸湘靈起舞嶽后前驅恭惟

綦官道傳至聖大賢之心文續先秦古書之脉虎榜首登鳳池身到固地位之宜然鼇頭寵重鶴髮恩深尤人生之鮮儷付科名於餘事守節義之大閑方鼠穴權門趨者成市而螭坳直筆屹然如山及調更化之紘時方多事獨衛出疆之璧義不辭難入還班行進掌封駁誰不批勅鮮有如何郯之力爭因此結知故每見鄒浩而輒喜居中未久丐外即行國事日新比貞觀初年之何若君子一去覺貞元朝士之無多心戀闕以常丹髮憂

邊而漸白惟有甘棠之蔽芾遠到海頭最宜叢桂之婆娑久留春脚歡聲無地可著最課為天簡知太史夜占喜長沙之星見行人朝發趣衡岳之雲開寶閣陞大學士之班輕車奉太夫人之養衆皆爭先而稱賀僕知大用之有階蓋當夷夏消長之交未決戰和依違之策春秋復讎之義大乃素學之欲行英俊在朝則本强正善類之所屬有以中書何無冦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初立本竒更好黄花之晚節儻來不計直

埀汗竹之芳名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比奉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忝一命以進身冬已及於瓜期夏方趨於蓮幕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安敢以順而為正竦聞元帥来鎮此方幸以隣壤之諸生得為油幢之末吏雖素於左右本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況進士題名既接鳳雛之武而小人有母敢希燕喜之榮儻推老吾老幼吾幼之心當無中不中才不才之閒曲

憐臭味俾託悱懞待我不以衆人倘少垂於異眄因主
可以信客竊自激于懦衷

上王侍郎啓

少而抱槧久聽魁宿于璇霄壯也彈冠行覿德星于珂
里雖素於左右殊無介紹然見之方冊不昧平生敬飾
訥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任重而道遠表粹而裏則
剛方在韋布之時已負搢紳之望紫府點頭碧雲章句
號閬苑之謫仙素王喜色黄甲科名協湘川之佳讖剔

蠹芸館含香錦闌翠節朱轓幾沛黍苗之雨紫薇紅葯曽依香案之雲方為景從以小留乃厭承明而丐去十連為帥力蘇凋瘵之氓五嶺皆炎變作清凉之景胡然為衆所忌正坐其名太高一壑未歸六丁莫挽髪為憂邊而半白心思報國以常丹寃公不入中書莫荅氊裘之問裴相方遊緑野其如柱石之衰佇下綸音徑司國柄伏念某弱惟殖學貧只賣文固嘗感慨于事功其奈間闊于場屋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

惜避人之三舍來傍蓮池之漫仕已驚瓜戍之過期胡
遲其來葢恐素宦之無譜或贊其決以有逹尊之可師
惟願矜憐臭味之同庶有終始憪懞之托俾遂親養得
遑官箴楊儀之無材力之可稱正深凛凛窔子賤待老
成而後决尤切拳拳

上趙漕啓

汝陽真天人久遡高風于臺表湖南多賓客乃容下士
于幕中以拳拳尊敬之年深而僕僕趨承之日淺撫躬

幸甚投贄先之恭惟某官氣蓋諸公眼高四海守清獻之節風流醞藉之猶存游晦公之門師友淵源之甚正自摘髭而收巍第即榮足而上華途一進屬于曲臺游陛班于列寺仗正論以主天下之善類持定論以決國中之大疑曒曒然特立而獨行謭謭者旁觀而相忌把一麾于漳水即日請行渺萬頃之恩波至今遺愛賡摘偏持于三節平反最審于五刑太倉粟紅以義為利圜扉草緑使民不冤此皆平生學問之設施是以所至規

模之卓偉況西北之妖氛未洗而東南乃財賦所須萬竈雲屯千艘雷動咄嗟辦事已通木牛流馬于淮甸之區慷慨澄清直掃封豕長蛇于河洛之表使盡忠為國皆執事比則何至以職遺君父憂給餉第一功論封當先于蕭相弄印凡累月熟視無易于趙堯伏念某地寒無媒天賦不韻精神耗于半生之燈火習氣磨于百戰之文場叨第僥踰繆處陳樓之右量才短闇慚非温石之流父氊方青而獲還母髮已白而待養駸駸迫戍凜凜

面墻居常慕我公于方册之中今乃陪屬吏于旌麾之下惟俯憐于臭味庶稍逭于譴呵未識劉士安已習教條數千里之外既見趙文子或陪莞庫七十家之聯

上陳漕啓

伏審庚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岳雲開之旦增煥綉衣黄縁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恭惟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則古出處語默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

聖人之耦及直明昌之更化不縁介紹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羶皇皇人爵公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胡勇退于中流而乃甘斜飛于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固詳于田里秉軺察吏精神鎮壓于山川歡聲溢于道路之口碑實政紀于山林之野史時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上知斂散之有方易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饑人困川竭谷虛節以制而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斂民而足用度亦前賢此

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于相孚雖皇華未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様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諤見者忌之一齊人之傅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或者之肆譏及三薫三沐以來前荷載笑載言而加拊既有師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巇寒士之依主人倘許一瓣香之請小人之有老母庶諧三釜粟之謀

賀陳倉啓

比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爲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諏嶽后攡英蕩以前驅湘靈聞先聲而起舞恭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碧流恍憶爐亭之

舊橫經朱邸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凛直筆於秋霜省眼
閱人材於氷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
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
留行與其員枘方鑿扞格於中孰若大纛高牙從容於
外況在衡湘之地重當金轂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
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
湖唇齒為時一出寛上隱憂寨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
折衝之畧必有偉舉以悚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

肩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水始仕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許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養敢昧卯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

之遇如有知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啓

出綸閶闔秉傳湖湘屏風録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輝輶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杯而相賀恭惟某官道髙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髙在我者大而官無小

及攺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勲於淝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追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

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闤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年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悝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寛帝憂陰德無邊者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踈而

意廣位卑而言高達甚於隣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倘軫薄雲之誼冀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凡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上趙帥幹啓

欽袛槐庭之相種莫遂望壓綴員蓮幕之下寮行將受察禮莫嚴於事長書可後於通名恭惟某官威鳳九苞瑞麟一角學傳歆向而得其髓文追賀白而拍其肩維

昔上台為國元氣展咸池洗日之手了不言功格列廟在天之靈固宜有子初露厥頴已雷其聲乃不汲汲問津臺閣之登而肯翩翩斜飛江湖之上排紛理劇而目不瞬飛書走檄而筆不停夜雪貂裘慷慨辦太原之檄春風杯酒嘯歌發嶽麓之奇時方多艱公豈久外與其以一賢佐方面致吾帥於羊杜之間孰若以重望居專城使遠人知韓范之至旋復登庸之衣鉢益光勲績於旂常伏念某以有書癡幾為儒誤著鞭不早每憐髀肉

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於一葦面墻誰指於三隅賴有名勝之依歸出示誨書之一二併覔鞭箠俾託帡幪仕大國而並英傑之游預知幸矣敬長官如在父兄之側顧進教焉

上趙帳幹啓

天族東英霜臺贊畫蘭茝衆芳之所在雅稱浮湘芙蓉八月之方酣驩迎入幕已辦慶箋而未貢敢圖謙牘之先施恭惟某官胷吞石渠舌瀉雲漢追河間于千載上

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于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日未東即收于上第斗以南莫載其英聲不汲汲問津于臺閣之登乃翩翩斜飛于江湖之上平章漕計清規照映于昭潭觴詠賓筵俊語增雄于嶽麓臺府以之為重寮屬賴其有師畫諾笑談暫此分木牛之寄功名迫逐歸歟侍金馬之班如某其人何用于世宦海方航于一葦面墻誰指于三隅聞公之來何啻似鄉人之喜規我以善庶不為吾黨之羞

上潘帳幹啓

星臺重望皎然連璧之相輝雲幕下寮甚矣獨竽之濫吹行澡身而受察預貢牘以通名恭惟某官實婺儲精珠庭挺異蜚大聲于斗以南之地聞者驚霆收巍第於日未東之天易于拾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斑人方慫慂于要津公獨雍容于賓佐飛輓之無虛日畫婉婉者居多書檄之如飄風才恢恢而益辦以霹靂之敏手佐賢明之主人氣類胥感則霜降鐘鳴聲實

相扶則珠明淵媚賓筵觴詠名章發岳麓之奇漕計平章清節映湘潭之底紛薦書其盈篋推英轂者載塗畫諾笑談暫此贊木牛之算功名追逐歸歟侍金馬之班某門地伶俜性天呰窳着鞭不早每憐髀肉之屢生捧檄而游自笑頭顱之可揣宦海方航于一葦面墻誰指于三隅惟憐其臭味之同而許以帡懞之託苟逃瘝曠詎昧依歸小巫之見大巫宜周章而失指先覺之于後覺顧誘掖而來前

與湘潭監酒右弁啓

為米五斗而漫来何禆婉畫有醞三升之可戀獲綴英游賀上滯遲先施倒置恭惟具官沉酣方虎之略糟粕孫吳之書暫韜厥光来隱於酒雖養高此地不妨弔靈均英魄之獨醒然右武之時誰肯持將軍告身而易醉小而投醪士卒大則作醴廟堂行且見之非為佞也其寒酸可笑艱苦備嘗来傍蓮池陋矣斗筲之器粗營菽水苟焉鍾釜之謀幸甚同僚之得賢先拜高文之有味自此

作乞漿之請願一中之何時定飲酎之交永為好也

與醴陵劉宰啓

行役三千里来依幕府之芙蓉入境第一程首訪河陽之桃李先睹為快以名自通恭惟其官籍甚月評穹其天分七略總百家之緒世美可尋千年六一翁之鄉風流未泯褁以冠裳而不任直於翰墨以策勛神人换鼻而許以正即朱吏熙頭而畀以上第游游邛莋慨然忘蜀道之難繼董布泉去又作雪山之重合即坐三館之

上矣乃賡取百里而宰之令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寓撫字之意於琴中息囂訟之風於棠下葢大馮君宜春之遺愛今猶思之而魯仲康中年之政聲雅亦稱是一同幸甚三異藹然行膺黃紙之除書更與青氊而出色有如其者見謂斐然文場曾被於百瘡僅收末效宦海方航於一葦未識前津幸假道於名區有指蹤之素宦願出緒餘以告用為畫諾之規豈無同僚之盡心不若先入者為主

仕大國而交英俊快平昔之襟期在武城而聞弦歌動
書生之技癢

與湘陰李宰啓

子來幾日方依幕府之芙蓉彼美一人賸種河陽之桃
李未敎墨卿之敬乃為籤府所先恭惟某官閥冠雲霄
胸羅星宿家豈不置文選恥爭寒士之科名世皆稱有
天才究似謫仙之風骨自初膴仕總是名藩勾稽餘閒
詩思韭欹於滕閣平反一笑陰功瀰渺於吳江憑鐵甕

以餉師向金閨而徹籍便合在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今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之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政聲滿湘之南作諸邑樣名節自天而下登要路津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元龍空有湖海之氣司馬倦作山川之游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於嚼蠟冬已告戍夏方抵官胡遲其行

葢恐面墻於涖事或贊吾决謂有大邑以庇身倘能矜臭味之同必不吝箴規之誨公餘交贄已窺君之一斑何日盍簪併授我以三昧

與湘鄉林宰啓

君乗車我戴笠憶輦轂之相逢客遺魚中有書喜湖湘之共仕入蓮幕方數日許望華封隔一水間修敬辜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望高胄子學到儒先崔嵬雙闕之家聲不斷書種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文詞固嘗於科

目以策勵乃恥與孤寒而爭進取名廉甚不妨蘭菊之芬芳公論歸之合看蓬萊之步武乃飛雙舃來宰一同令士大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愈濯而愈鮮琴一彈而一韻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朞年報政之優作諸邑樣一札自天而下據要路津伏念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大廷對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冬月戍瓜之已及夏初行李之方安胡遲其行蓋恐面

墻於湓事或贊吾決謂有大邑以庇身倘矜臭味之同尚記游從之舊必有忠告俾逭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生之技癢俟騶哄之至拱聆官譜之緒餘

與寧鄉黃宰啓

居桑梓鄉相去一牛鳴之地入芙蓉幕孰知雙鳧舄之聲告至韋遲先施倒置恭惟某官識高胄子學到儒宗筆搠虹霓呼吸毘山之秀氣名懸日月崢嶸壁水之上游漫以毫芒見之施設雲深紫邏大所居一尉之官草

鞠圖靡少亦活千人之命蟬蜕七階之選調鵬騫萬里之脩程令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錦濯水而愈鮮琴含風而有韻驩聲無地可着溢為薦禰之章最課自天爵知行有徽黄之寵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曷甲之三籌初仕乏錐囊之一穎面墻必矣指蹤誰歟惟大邑可以庇身而鄉人喜於見似願出忠告俾逭官箴想弦歌之聲忽動書

生之技饔佚騶哄之至拱聆縣譜之緒餘

與新攸趙宰啓

湖南多賓客漫來着從事之衫汝陽真天人何尚墨男邦之綬未辨赫虢而展慶遽蒙緑綺之貽音恭惟萁官泒接天清名垂斗爍去河間東平千載得其盛心追太白長吉諸人與之並駕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鸂鶒灘頭早協奇章之瑞讖松槐叢裏優為斯立之清游諸公挽之亭衢薦墨紛乎盈篋便合在六察之

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令士夫厭湯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籔揚而糠在前更張而琴有韻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最徹於天好布鵷行之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弱惟殖學以代耕貧止賣文而為活忤時對策分輸黃甲之三籌竊祿養親無補碧油之一畫所賴臭味之無間當有教詔以相規見君子心則夷預知免矣況大邑身所庇竊有望焉

與益陽尤宰啓

佩服家聲願識梁溪先生之裔講聞縣譜熟知連城茂
宰之才彼此因王事之塵勞往来晷世俗之苛禮將謂
相詔以肝膽胡為未忘於形骸一箋先施百拜後誦恭
惟某官秀無可揀敏莫能追宦學典刑世有甘棠之芴
風流緼藉人如濯栁之標篝燈誦有味書下筆作驚人
語歷仕皆膴馳聲甚休諸公挽之亨逵薦剡紛乎盈篋
便合登六察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令士夫厭湯
鑊之焦熬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

訟息而缿筩稀政成而棠陰容官清如水不妨馬骨之高秩滿朝天好布鶴行之武有如棊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來傍蓮池苟營菽水惟是平生方介之癖不學時樣嫵媚之粧幸大邑可以庇身而素官宜於問政必有忠告俾逭官箴想像弦歌頗覺癢書生之技闖闐騶哄願降見君子之心

與長沙陳宰啓

入幕依芙蓉方陪州從事之後滿縣栽桃李喜聆鄉先
達之来昔願見而未能令相值則甚巧敬憑尺鯉往白
雙鳧恭惟具官天分穹然月評籍甚呼吸三山之秀氣
發為雄文婆娑百尺之高樓俯視餘子取科名如囊中
物試政事有肘後方綵筆平反少亦活千人之命剡章
吹送多其吐三語之工趣覲清光徑陞華秩便合坐三
雍之上矣乃廉取百里而宰之令士夫厭湯鑊之焦熱
相顧瑟縮明執事施硎刀於肯綮了無留難行將寓撫

字之意於琴中息嚚訟之風於棠下府邑甚淳古必有
三異之可書朝廷半老成非久一同之借重有如其者
見謂斐然少嘗慷慨於事功壯則間闕於場屋大廷對
策妄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何惜避人之三舍來謀
親養已過戍期胡遲其行正恐素宦之無譜若有所恃
必得大邑以庇身倘忘年許以締交則暇日必有忠告
一畫一諾僕焉方俯仰於人有社有民公也當施行所
學

與攸縣權宰周簿啓

依芙蓉而泛水方陪諸從事之游去枳棘而栽花知有貴公子之政辜遲告至顛倒先施恭惟某官敏手莫追清標特立傳濂溪之學源流河漢之深長生清獻之鄉氣類霜鍾之感名方露厥穎於政事已雷其聲於搢紳人之為言以立身矮屋而稱屈事當其會有不善製錦而見傷方當路弄印而熟籌謂執事改絃而可理果能支欵補鑄頓使易聽改觀簸揚而糠在前盤錯而器愈

利縣自有譜想得諸家法者甚詳時正需材當寘彼周行而後快有如棊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分輸黃甲之三籌無補碧油之一晝面墻必矣指蹤茫然幸巳締好於棣華獨未一聽於芝宇闖聞騶哄願降見君子之心想像絃歌頗覺癢書生之技

田湘鄉黄尉七舉啓原注黄未第時招米舟濟饑得賞既第用此關陞從事郎

輦轂相逢猶記洒慈恩之墨湖湘始仕同來着從事之

衫以幕府文書之方殷為少公翰墨所先辱倒置太甚不敏何言恭惟某官天分穹窿學力宏毅使國人有所式太學稱為官樣之文思天下猶已饑徹時已試活人之手科舉惟垂於蝸餌場屋如擲於雉盧妄男子僥倖成名一戰而霸真將軍偃蹇不偶七縱乃擒方以格拘暫焉仙隱五色棒定優於巡檄一縣花必預於栽培鸂鶒雙飛好報金灘之瑞孔鸞齊列行通玉陛之班某讀書不多合世更寡旁向嘗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復

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所喜聯事而有同盟必不金
玉其音時出藥石之誨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
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回劉縣尉啓

蓮池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梅市風清喜有同年同
官之好未辦赫蹏而展慶遽蒙綠綺之貽音恭惟某官
天分本高月評增重世有甘棠之笏家法典刑人如擢
柳之標風流醞藉自摘髭而收上第合策足而登華途

胡以格拘末為吏隱五色棒定優於廵檄一縣花必預於栽培早晚好音喜報鸂鶒灘頭之瑞權輿大用頓增雲龍閥閱之光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更寡忤時對策方輸黄甲之三籌竊禄養親何補碧油之一畫既素無巧宦之譜又不為時樣之粧正賴同盟時賜忠告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田縣丞啓

命錫芝函權分榖壁鴈鶩以行進方驚貳令之威鯉魚
從遠来忽拜尺書之寵先施倒置函謝反遲恭惟其官
績昌黎似經之文生江淹夢筆之地爲鄉先生之望私
淑者多秦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倒蔗既入佳境寒花
賸有晚香俯為渉筆之游来賛鳴絃之化哦藍田之松
而有味紉楚澤之蘭以自馨余不負丞丞負余能使花
封之重巳不即人人即巳趣歸柳院之班如其其人何
庸於世少徒有志文場親被於百創壯不如人宦海纔

航於一葦朅來蓮幕寀邇槐亭不徒降識君子之心且有見似鄉人之喜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彭簿啓

熊湘水綠方為異鄉異客之游鸞枳風清喜有同年同官之好相值甚巧先施過隆恭惟某官毓秀孝子之門蜚英詩人之社誰不登第鮮有書黃甲於弱冠之年等是榮親爭似舞藍袍於重闈之下膏粱及身而願學衣鉢對

面以相傳合便策足於要津胡為低頭於矮屋必以素
官大所居宅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詠茶竈印床之
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
矣某雖在團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心久望風而引
領幸甚先登堂而拜名父繼而又倒屣以接英游依於
之日猶長益者之友可託州縣徒勞耳俱未免俯仰於
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與林簿啓

入幕幾日方嗟混鴈鶩之行有鄉同年來此栖鳳鸞之翼九牧之來仍是其一四同之契好有其三巧哉相逢愧甚先辱恭惟其官襟懷犖犖不俗翰墨字字有香天山三箭之歌笑談得雋燕嶺一枝之桂陸續相傳燈火收功之甚優膏粱視身而願學既換鼻則當在正郎之選何低頭而又居矮屋之中豈洞庭嶽麓之清奇正需吟咏而茶竈印床之閑雅可養經綸當路必刮目而器之鋒車不旋踵而至矣其雖在集所畧識英標未握臂以論

心久遡風而引領比過江西訪芝蘭之友知於門下為
瓜葛之親此来龜篆之方交已喜車音之至止州縣徒
勞耳俱未免俯仰於人富貴何有哉要相期遠大之業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貢生臣吳士英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